**核心课程：传讲福音**

**第十三讲：向佛教徒传福音**

【大厅简介】

在今天早上的核心课程时间里，我们要用最后一课来结束《传讲福音》这个课程。今天我们会讲到如何把福音带给佛教徒。我们需要先了解佛教的历史发展和主要宗派，佛教信仰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我们可以透过哪些主题和他们分享福音。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参加《传讲福音》的最后一课：向佛教徒传福音。

# 导论

不像前两周谈到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于佛教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国内各大风景名胜多有寺庙院宇，连市中心里都不例外，上海地铁有静安寺站，北京地铁有雍和宫站。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佛教元素就更多了，比如名著《西游记》，《红楼梦》，金庸的长篇武侠，这些作品都会影响我们对佛教的认知。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大部分佛教徒都烧香磕头拜菩萨，所以我们很容易认为佛教是多神教。然而大多数自认为是信佛却又拜妈祖，关公，钟馗，灶王爷，财神爷，供奉拜祭祖先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只是民间宗教信仰者。在中国社会里，这类人占绝大多数，而那些正统的佛教徒只占少数。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对象是正统佛教信仰，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也会简略概述一下民间宗教。

# 多神的民间宗教[[1]](#footnote-1)

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相信人死后有另外一种存在状态，通常称为鬼或神。《礼记》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至于我们所谓的神——造物者（注意并非基督教里的上帝），在商周时期多称之为“上帝”或“天”，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称之为“道”，并不称之为神。因此，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所说的神并非创造万物的神，而是指民间百姓所相信的鬼神。但是古代民间信仰所形成的“小传统”与上层知识分子的“大传统”往往有很大的分歧。从孔子和汉朝的儒者到宋明的理学家，一般都将生死看成是一个自然界的过程，却否认有超自然世界的存在。因此，在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看来，葬礼和祭祖更多的表现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功能，而非宗教功能，这就是所谓的“大传统”。然而在民间的一般百姓，与世界许多其它民族一样，相信一个超自然的灵界存在。所以当佛教与道教提供了有关死后的种种不同解说时，就发展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民间宗教，成为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民间宗教的各种神灵包括古代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如伏羲、王母，阴阳五行和星宿，民间英雄如关公、门神钟馗、妈祖，佛教人物如佛陀、菩萨，小说人物如孙悟空、四海龙王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小传统”。从明朝之后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是多神论、泛神论甚至无神论，都各有其信仰者。对于民间宗教信仰者而言，他们如同旧约时拜巴力的以色列人一样，试图通过拜偶像换取生活中的平安富足满足愿望，然而事与愿违，拜偶像反而带来各种禁忌行为的辖制捆绑，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真正信服。

# 佛教徒的信仰[[2]](#footnote-2)

刚才提到的是拜传统鬼神的民间信仰，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正统的佛教信仰。据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于主前560年出生于北印度的迦毗罗城（尼泊尔加德满都西南两百公里）的城主之家。释迦（Sakya）为族名，意为“能仁”；牟尼（Mani）意为“贤人”；释迦牟尼即为“释迦族贤人”。他自幼接受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教导，十五岁被立为继承人，十七岁结婚，一妻二妾。他二十九岁离开皇宫和家人，剃光头，披黄袍，云游四方，成为一个行乞的修行者。他曾用遁世、刻苦的方法寻求拯救和超脱始终未果，直到有一天在菩提树下打坐四十昼夜，终于获得了称之为“开悟”的体验，他认定人类苦难的根源是“欲念”，唯有摆脱一切欲念，放可获得灵性上的平安，和通往涅磐之路。从此，释迦被称为“佛陀”（Buddha），意为“觉者”或“悟道者”。他吸取了婆罗门教的一些教义创立了佛教及其僧侣制度，在恒河流域一带传道，直到八十岁（主前486年）去世时，信徒有成千上万。他的遗体火化后被分成八份由八个地区分别建塔纪念，火化后骨头的剩余物被称为舍利子（Saria死人的骨头）供奉。

## 原始佛教

佛教的教义非常复杂，大体可以分为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三大类。原始佛教乃系指释迦牟尼本人所讲的根本教训，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为止。按龚天民牧师所著《佛教纲要》，原始佛教主要包含下列几方面。第一，四圣缔。圣缔即“真理”之意。四圣缔为苦缔、集缔、道缔和灭缔。苦缔说人有生老病死怨别离等八苦，人生到死一直在苦海中沉浮。集缔是因缘论，认为一切事物并无实体，只不过是因缘的组合而已，一切苦难皆起源于“无明”惟有通过修行除去无明才能超脱。道缔主要讲人如何通过修行才能脱离因缘的束缚而超脱轮回之苦，例如对佛教有正确的认识、不妄言、不杀、不偷、不奸淫、过有规律的佛教生活、断恶念、立志修道和虔修禅定等等。四圣缔的最后一缔是灭缔。灭缔说人道修成功后，死了便可进入“涅盘”境界，意为“被吹去”，是佛教徒最后的理想去处，没有生死轮回的地方。佛祖的死被尊称为“大般涅盘”，僧侣去世则称为圆寂（关于四圣缔我们会在后面更详细的讲述）。第二，六道轮回说。释迦把婆罗门教的三道轮回扩充，成为六道轮回，人要按其前世的作为，分别在天道、阿修罗道、人间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中轮回。第三，业力说。业力意为“行为”，人及牲畜都要根据其生前的业力的善恶好坏，死后轮回，重新投胎，也源于婆罗门教。此外还有五蕴说、须弥山说、三法印。三法印中谈到“诸行无常”，一切现象都在变迁转化。其二是“诸法无我”，万事皆由因缘所生，本无实体，是空的。第三是“涅盘静寂”，不再生、不再死的涅盘境界极其静寂。总的说来，释迦的根本教训的本质是无神论的心理学的自律。正象魏司道在《基督教与世界宗教》一书中指出“佛陀并不象许多印度的思想家，对于思辨哲学的问题发生兴趣。他所注重的是今日所谓心理学，他所追求的是以心理学来解救人的困难。他相信人的根本困难不在思想，乃在感情，特别当他的欲念未受严格控制的时候。”

## 小乘佛教

佛祖去世以后，印度佛教教团即发生分裂，后逐渐形成两大主流：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乘”指交通工具。大乘佛教兴起后，自诩该派能很快到达涅盘彼岸，故称“大乘”，同时把别的派别贬为“小乘”。小乘佛教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衰于公元后一世纪。其教义与原始佛教相近。该派认为只有绝对遵循佛陀之道者的少数幸运者才能够达到涅盘之境，强调借严格自律与修养得救。同时该派认为，佛祖只是一位教师（正如释迦自己宣称的一样），而且已进入涅盘，不再为人。现在，小乘佛教在东南亚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国仍居支配地位。

## 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公元一世纪在印度兴起，公元八、九世纪衰退，到十四世纪末叶，随著回教再次入侵印度而衰亡。大乘佛教除在若干教义上与小乘佛教不同外，它与小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把释迦牟尼神化，大乘佛教远比小乘佛教更获人心，在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都颇有影响力。大乘佛教有六大宗派，即**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唯识宗）、净土宗和密宗（****真言宗）**。禅、天、华、唯四大宗派的教义和修行方法虽各不相同，但都讲“心”和“空”，故被划归为同一系统。万物皆由因缘所生，并无本体。大乘的名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指“物体”或“能看见之物”，“ 空”即“物本无体”。这句话就是说，一切能见之物，均无实体；凡无实体之物，即是能见之物。这种空观是非常难以解释的。如果一切都是空、无，如何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和活动呢？大乘把这一切归之于人心，即所谓“唯心观”，万物皆出于人心。《佛经》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十二缘分皆依心”（《华严经》）；“今此三界，唯是心有，……我心作佛，我心是佛，……心有想念，则成生死，心无想念，即是涅盘”（《大集经》）；“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狱皆心所为”（《般泥洹经》）。人们常说的“四大皆空”一说，原是出于大乘的空观，认为地、水、火、风这构成宇宙的四大元素，也都空无实体。大乘的普世得救的思想也基于此，“芸芸众生，旨能成佛。”人心原本清净无秽，只因为“无明”所染，方生出各种妄念；只要潜心修行，去掉“无明”，即可复清心的本来面目（“佛心”或“ 佛性”）而成佛。

**净土宗**可称为大乘的第二系统。此宗主要是说，如果人相信阿弥陀佛，并不断口念“南无阿弥陀佛”，死后便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梵文Amitabha或Amitayus），意为“无限光明”或“无限生命”，“南无”（梵文Namo）意为“皈依”。“南无阿弥陀佛” 即“皈依阿弥陀佛”之意。大乘前几个宗派虽已把释迦牟尼奉为神明，但同时又强调个人必须经过苦苦修行才能得救。因此对净土宗的信仰大不以为然，视之为异端。禅宗六祖慧能曾辛辣地讽刺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心中净土，愿东顾西”（六祖坛经）。然而净土宗易信易行，不须刻苦修行，只要开口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便能往生西方乐土，老少咸宜，何乐不为。此宗虽未能在印度独树一帜，但传到中国后却有了极大发展，“异端”渐成为“正统”。

大乘佛教第三系统是“**密宗**”（真言宗），俗称喇嘛教，公元七世纪在印度兴起。此宗乃吸收婆罗门教的咒术而成，注意念诵“唵嘛呢叭弥唝”六字真言（意为“祈求在莲华藏中的佛”）。人持此六字大明咒，不仅能逢凶化吉，死后还能往生极乐世界。西藏和蒙古的喇嘛教即是印度密宗于八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形成的密教。

# 传福音策略

刚才我们讲述了佛教的起源、主流宗派和一些基本概念，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在和佛教徒讨论信仰时可以用哪些主题作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和他们讨论人生的智慧，苦难的根源，佛陀与基督，净土与天国，以及佛教和基督教对于拯救的差异，并从这些主题中带入福音的信息，从而引发他们的反思。

## 菩提与智慧——认识终极真理

佛教是追求智慧的宗教，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而“菩提”就是印度文的智慧。佛教中另一个形容智慧的词是“般若”，即透过直觉产生的见地、洞见或睿智，也是佛教中最高真理和不可言说的无上智慧。禅宗六祖慧能曾说：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但是如果智慧只是带来复杂的知识和哲学的思辨，并不能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仍是惘然徒劳的。老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圣经也谈到智慧，**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为什么说佛教中的智慧终是徒然，而基督教的智慧却能带来救恩呢。既然佛教的智慧用来普度众生，基督教的智慧可以拯救世人，这就说明两个宗教都承认世人是在罪恶苦难中，所以需要拯救。接下来我们来看佛教与基督教对于罪和人生苦难的不同理解。

## 无明与罪——人生苦难的根源

佛教承认人生中充满苦难，四圣缔包含苦缔、集缔、道缔和灭缔。如果用更通俗的话来翻译四圣缔，人生有苦难（苦缔中的人生八苦），苦难有原因（集缔中的因缘论），苦难有解脱（灭缔中的涅磐境界），解脱有方法（道缔中的修行之法）。其中的苦缔说人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然烦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和所欲不得苦。人从生到死，一直在苦海中沉浮。释迦的“十二因缘 ”是说明人为什么会有痛苦，他认为一切皆起源于“无明”。

一切众生，本来清净，由于过去一念无明妄动，便有行为造作，有行为造业便有入胎之识。有入胎之识便有现生之胚胎，有了胚胎便具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出胎后，六根就会有六种触觉，有六种触觉便有六种感受。有感受便懂得爱，懂得爱之后，就会执着，极力去夺取，有所夺取，便会形成未来世之业因。有了未来之业因，就会领受来世之生。有生就必然会有老死，及一切忧愁悲伤苦恼。这就是十二因缘的顺生门。

若是没有无明妄动，那里会有行为造业？（业力说）没有行为造业，那裹会有入胎之识？没有入胎之识，那裹会有胚胎这个色身？没有色身，就不会有六根存在。没有六根，就不会有六种触觉。没有触觉就没有感受。没有感受便没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执着夺取。没有执着夺取，就不会有未来生之业因。没有未来生之业因，就不会有未来世之生。没有生，就不会有老死，及忧伤悲苦。这就是十二因缘的还灭门。一切众生不能观察十二因缘之法，是故轮转于生死苦海中。

我们看到佛教承认世人皆有苦难，但对于苦难的原因，即他所说的“无明”的解释是含糊不清的。十二因缘首先从无明开始，无明就是不明根本，不知其所来的意义，可是一切众生，都从无明而来。首因无明而发生行动，行动产生思维认识，思维认识构成形体，从而生出六根，六根带来感官触觉，引起心的感受，感受发生爱欲的追求，求取的需要，构成现有的存在，最终形成生命的历程，生老病死，周而复始再次转入无明，又形成另一因缘论中的生命。佛教看待人生历程互为因果，因此生生灭灭如圆环一般无始无终，并用来解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中，生命延续的法则。这里我们要注意的重点是佛教认为人生苦难的最终根源在于模糊不清的无明。佛教的修行无法去除欲念，因其不认识罪的根源，也没有能力解决罪的问题。基督教认为人生苦难的根源是罪，罪并不是凭空存在莫名而来的，罪的根源乃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悖逆造物主，罪就从一人而进入生命中，罪性藉此存留在人类的心中世世代代。人不仅有罪性，就是犯罪的本性和欲望，而且实践出真实犯罪的行为，邪恶、贪婪、嫉妒、凶杀、诡诈、狂傲、离弃神。正是这样的罪性和罪行导致了整个被造界的堕落，失落了创世之初的美好，我们的心灵、身体、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家关系都在堕落中，整个世界充满了各样苦难。而人类自己无法对付与生俱来的罪性和伴随一生的罪行，所以我们只能倚靠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 佛陀与基督——认识独一的真神

因为人生充满苦难，所以身处苦海中的人努力寻求救赎，希望能够脱离苦海，救赎需要有拯救者以及拯救的方法，佛教徒的救赎者来自佛陀，方法是他的教训和他指明的修行道路，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而基督徒的救赎者是耶稣基督，方法是透过信靠基督而领受他赐下的救恩，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途径。作为佛教的始祖，佛陀不过是被圣化的悟道者，肉身而来，肉身而去，有父有母，有始有终。佛陀未曾宣告自己是宇宙的主宰，也未曾宣告他能赐下拯救，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感悟创立了一个人间的宗教，教导信徒按照他的方法去修行以寻求超脱尘世的境界。而基督教与佛教截然不同，我们所拥有的圣经，自我宣告是上帝的话语，由受神的灵所感的人写下的，又是从神而来的教训。圣经的终极作者是神自己，以救赎为其目的，无误真理为其内容。在圣经里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清晰的宣告他们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创造宇宙万有，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审判活人死人，更新天地。在对比了佛教与基督教的救赎者之后，我们来看他们所教导世人得拯救的最终目标有什么不同。

## 净土与天国——信徒的终极目的

以中国目前的两大主流禅宗和净宗来看，净土宗多追求往生西方净土，禅宗责以内心净土位修行目标。其实“净土”是个含混的名词，在不同佛经中解释也不同。其中有的禅师定义净土是佛、菩萨、圣人所住的国土，是佛的功德、愿力所成就的世界。因为修行成果不同，诸佛所建造的净土也不同，有阿弥陀佛创造的弥陀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有药师佛创造的药师净土（东方琉璃佛国）等等。我们最熟悉的要算净土宗所强调的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否就是最高层次的净土呢，佛教不同学派中仍有争论。因为净土只是成佛前修炼的中间站，在这里有诸佛圣人等名师指点，信徒可以更有效的修炼成佛，达到更高的境界。基督教中的天国与佛教的净土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佛教的净土是诸佛的愿力与众生信徒的功德努力共同完成的，诸佛也曾是世人修行而成的。基督教的天国则完全是神创造为信徒所预备，并要信徒与神将来永远同在的居所。圣经中清楚表明天国是信徒终极的目标，而不像净土只是信徒修行的中间地带。对于基督徒而言，天国有着已然和未然的状态，已然的状态是当我们让神来管理自己的生命时，天国就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而对于未然而言，天国只有在基督再临的时刻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对比基督教的天国是神清晰真实的应许，佛教的西方净土却模糊虚无，似乎遥不可及。

## 自力他力与因信称义——惟有基督可得拯救

在对比了佛教与基督教关于拯救的最终目的差异之后，我们来看两种信仰在获得拯救的途径上有什么不同。禅宗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践佛法而悟道，最终得到超脱而成佛，这就使所谓依靠“自力”得救。净土宗更强调“他力”，不是倚靠自己，而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把自己接引到极乐净土世界。按其说法，有的人悟性高，慧根深，适合自己悟道，依靠自力得救；有的人悟性低，慧根浅，更适合依靠他力得救。因此有的禅师认为佛法为了适应这两种慧根不同的人群，特开了“自力”和“他力”两大法门，普渡众生。北派禅宗祖师神秀说：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认为依靠不断的修行（时时勤拂拭）可以使内心得洁净（莫使惹尘埃）。南派禅宗祖师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根本不承认人的罪性。正如我们之前所探讨的，佛教对于人的罪没有正确的认识，佛教所寻求的救赎者是错误的，佛教所追求的目标是虚无飘渺的，因此佛教的修行努力也必然是徒劳的。禅宗的自力法门，依靠自己顿悟佛法，即使有所领悟也不过是人的智慧，纵使慧根再深，也无法超越佛陀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领悟，即便如此也仍是惘然。净宗的他力法门，常念阿弥陀佛寻求拯救，而那些诸佛圣人不过经卷里禅师们脑海中的幻象，正如传道书中所言“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佛陀是虚空，修行是虚空，超度也是虚空。凭借人的定力修行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生不触犯神的律法，没有一人可以不因为违背律法而逃避末日审判的惩罚，因此神体恤人的软弱，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承受了悖逆犯罪的刑罚就是死，我们也因着他对天父的顺服得以在天父眼中看为无罪的义人，藉着信心得蒙拯救，就是因信称义。佛教的业力说里谈到因人前世的善恶行为，死后在六道之中轮回转世，唯有依靠修行开悟方能摆脱轮回之苦。或是努力修行寻求开悟，或是努力行善积德消除业力，终归是徒然，因为圣经里对于人试图透过自身努力而获得拯救的观念有着清楚的批判。（弗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此，自力修行无法得救，他力接引虚无缥缈，佛陀悟道者不能带来真正的拯救。唯有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有永生（约17:3）。

# 佛教徒信主见证

最后跟大家分享两位日本佛教徒的信主见证，希望他们的心路历程对大家有所帮助。

龟谷凌云，日本净土真宗僧侣，后来成为富山市新庄教会牧师，著有“从佛教到基督”一短文，是龟谷牧师于三十多年前悔改信主后的一篇见证[[3]](#footnote-3)。他出生在日本真宗莲如上人创立的富山新庄正愿寺，他是第十八代传人，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系研究佛教，研究方向就是日本佛教著名禅师的善导大师。他母亲对他有很多期待，他自己也希望能成为先祖一样伟大的禅师，为佛教贡献一生。他在宗教学的课程中对基督教有了最初的认识，在阅读《天路历程》时感慨为什么佛教经典中没有如此开启信仰之路的伟大作品。带着心中的诸多困惑，他拜访了一位从美国来的牧师并进行了长谈，临别时牧师为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未曾听过的，含着无限的同情，似乎又为他前面的道路带来光明和力量。此后他进入了非常烦闷的时期，在佛陀和基督之间不知取舍，最终在他家乡寺院寄来任命他为方丈的委任状时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归依基督教。他在叙述为何转向基督教的理由中这样写到：佛陀的五劫思维永劫修行，不过是诗一样的表现，而非历史上的事实。因此纵使佛教徒带着这种信念，唱着佛陀的教训，也可以讲出无数的道理，但他们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些不过是一些人造出来的东西罢了。因为释迦牟尼的教训固然宝贵，也只是所谓普度众生的方法，归根到底不过只是方法而已，却不是事实。基督耶稣的教训却是清晰直接，不像佛经那般复杂难解、模糊不清。基督带来的不只是方法，更是自己死里复活的事实，以明证显出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为救人类的罪孽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位靠近我们从最底层体验了我们的同样衣食、同样悲哀、同样痛苦滋味的上帝之子的拯救，远超过十万亿佛土，比西方净土更加真实可靠。我对于基督是上帝的这件事，是根据圣经中基督的活生生的言语和行为，从而得以确信，而且在道理上也丝毫没有混乱。至于基督的爱和爱的无限实在不是言语所能表达，如今我的心已全部被基督所夺去了，越知道基督就越摸到了无比深远的生命和力量的泉源。在此，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有一条真正通往永生的道路。如果把佛教看作是从人而来的光辉，那么基督教则是从太阳而来的耀眼光辉，佛教者乃人之光，基督教者则为天之光。我所亲爱的佛教徒诸兄姊，愿你不是无益地迷于空理的教训之中，而是决心成为基督徒，得着了生命的力量，真正有价值地奉献身心来推广上帝的国，使救恩普及于万民。此乃我写这篇见证的最大盼望。

笈川光清，原为日莲宗僧侣，后改信基督教在东京路德会受洗[[4]](#footnote-4)。他在个人见证中写到：曾为佛教僧侣的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我并非由于将佛教和基督的教义作比较以后，发现结果是基督教比佛教更优秀，以致来到基督面前，何况这件事实在是人所不能做到的。在此可坦白地说只有一点，那就是当我自己完全绝望之时，引导拯救我灵魂的，意外地并不是我在十五年来不住求道精进的佛教，而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上帝的话语。他曾为四个教区、八百户信徒在讲坛上讲经说法。因为信徒青年会请他做“基督教与佛教”的演讲，他从书店买来圣经和基督教教义学研究。他说“每晚展开在我的书桌前，在我这凝固着精密的佛教的头脑中，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是那样真实地显明它的道理。即使演讲已经过去了，我却在不知不觉中惊奇地发现圣经居然不能离开我的双手，不管是在研究佛典的时候；或在写着讲经稿的时候，不知在心中的那一角落，圣经的话总是常在闪耀着。就是这样，我的心一面被圣经吸引着；一面觉得对于佛陀的信心不足而自己惩戒自己，且有一次甚至决定想丢弃圣经，但我到底丢弃不了这本令人讨厌的异教圣经”。除了讲经说法之外，他也负责教区里男女老幼信徒的个人谈话辅导，但当他面临现实中人与人的爱恨冲突的激流之中时，感到无计可施，无能为力的绝望。他说“如果在那些日子中没有圣灵来引导我，借着圣经中的话安慰我，在上帝的恩典下医治我破坏的灵魂，而仍让我迷惑着高念佛经的话，那我现在定是灭亡在修罗的火焰之中了。当时我常从镜中的深处看到了自己眼中所发出的可怕火焰，就是现在还好像在脑中燃烧着似地，心痛之极。” 在冬日生病静养的时候，他在广播里偶然听到赞美诗“耶稣恩友”和约翰福音3:16时莫名感动的流泪，以致于他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1:30都会听信义会广播，他说“对于我好像和那放在枕边的圣经一样，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存在，但每当时间到来时，我又不得不去打开收音机的机钮。基督用着可畏的力量，步步地向我进攻。虽在佛教教团内部的腐败和人与人爱恨交织的暴风中疲倦且受伤，但我的意志仍是归于佛陀，病愈后回到了教区，对于继续动摇着的我的灵魂曾自己严加斥责，并更努力于佛教修行。一面哭着，一面大声唱经有时彻夜不眠。然而不管我的意志怎样，当我的灵魂听到了从收音机中播出来的赞美诗歌时，如饥似渴的投身过去。基督向我呼叫说：“来吧！”我不禁毫不思索地违反了自己的意志答道：‘是的，阿们。’在这十年中间所建筑起来属于自己的净土，在基督的福音面前，轰然倒塌。基督代替了我这个重罪之人死在十字架上，我已被赦免，已被拯救，这个福音的可畏实在令我惊叹！不是由于我的意志，乃是基督将我吸住，虽曾想拒绝，但那么拒绝不了的伟大的力量却把我捉住了。我死去了，当醒来时我看见自己已躺在基督的怀中。从我的眼睛上好像有鳞落下（徒9:18），心门被打开了！主基督和我一起背着爱的十字架往前行。在五旬节的早晨，我受了洗。自从亚当以来，连续地苦闷于失去灵魂故乡的我，借着圣灵的引导，现在正充满着希望一步步地向着真实的故乡前进着。（加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不知道大家听完的感想如何，在我准备这篇讲义时，读完了这些诚心追求的佛教徒归主见证之后，感觉我所准备的那些策略都是如此苍白无力。不是倚靠人的智慧能力辩论技巧，惟有神的灵和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工作和圣经中的真理可以苏醒人心，那些精通佛法且努力修行多年的僧侣最终在上帝恩典的大能面前俯身降服，并将余生投身于福音事工，正如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总结**

回顾今天的内容，我们首先概述了多鬼神的中国民间宗教，佛教的历史渊源和几个主要宗派，特别是大乘佛教中禅宗（强调自力修行）和净宗（强调他力接引），简述了佛教信仰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四圣缔，六道轮回等，最后我们可以探讨了一些可以作为分享福音切入点的主题，包括菩提与智慧，无明与罪，佛陀与基督，净土与天国，修行与因信称义。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职责是尊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们当尽自己的本分，把其余的一切结果交托给那拣选施怜悯的神。

1. 庄祖鲲：《说禅论道》，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六章。 [↑](#footnote-ref-1)
2. 里程：《游子吟》，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三章。 [↑](#footnote-ref-2)
3. 龟谷凌云：《从佛教到基督教》 [↑](#footnote-ref-3)
4. 笈川光清：《心门被打开》 [↑](#footnote-ref-4)